

一池残荷一池秋

□ 高风华



“远山无晦明，秋水千里白。”江汉的秋，瘦不露骨，细眉弯月，通体疏淡，倦懒于温暖的阳光中。轻抚慢捻，万物缓缓的，仿佛一幅静谧的高宋古画。季节把一年的珍藏豁然送人，成人之美，而自己依然小石疏林，旧服散履：无论是春天修竹，纸窗烛影，还是故园莼鲈，梅篱藤墙，皆干净素雅，意趣动人。灵秀处，自有其温良恭俭的气息与岁月淘洗的洁净，流露着人间随处可见的修养和美好。

疏比密好，淡比浓好，旧比新好。晨曦暮晓，一个人沿着池塘走，看断梗飘萍，孤凫残荷，仿佛走进佚名《枯荷鹤图》萧寒凄清的意境里。荷叶经霜，被寒露裹挟，昔日碧圆变成老妇的脸，千皱百褶，让人想起“朝如青丝暮成雪”，想起朱零那首《致普拉达》“如今，你已入睡多年/早已失去了梦乡/而今夜，我迟迟不敢入睡/我渴望梦乡，但我更怕/过早地失去。”无限感叹中国的山水画，能在尺方之间，把“眷恋庐衡，契阔荆巫”的情感置于一图，得天然之趣，与造化争巧，使千载之下，诵其文，想其人，心生爱慕向往而不能自己。

枯荷能得到文人墨客的垂青，实在是因为它的瘦骨嶙峋，萧条的美，物哀的美，死亡的美。“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老了的荷，皮枯叶皱，单薄的肢体由纤细的骨梗勉强支撑，随时变成一片落叶，结束生命的旅程。“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所以李泽厚认为，宝玉不必勉强参禅。换做我们，其实也一样。当年张叔夏感叹汉宫燕舞犹在眼前，刹那间鬓丝飘雪，已成过往，而留仙裙上的香气，至今仍在鼻前氤氲。放眼人世，许多小偶遇，小团圆，小欢喜，甚至是小成功，往往不会长久，总是无情短促转瞬即逝。“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就是生命的真相。

黛玉何其聪明，她口里说一向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却话锋一转表示只喜欢“留得残荷听雨声”这句，还端着明白装糊涂，怪宝玉他们拔了葺叶渚的残荷。黛玉用“残”替换“枯”，这一换不打紧，满眼恼人的败象，竟翻出一派新境界，顿时天高地迥，妙趣横生。“残”是“枯”的前奏，“枯”是“残”的结局，“残”比“枯”好。这一换让后世的红楼公案讼争不绝，演绎出多种或游离或梦幻或厚重或轻薄的版本。有人说，“残”言尽而意味未尽，“枯”则

是心死，是黛玉的自怜，是黛玉觉察到自己终不能与宝玉厮守的隐喻。对，也不完全对。一部《红楼梦》，见仁见智，读者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其高下，不过一只空杯的距离。

黛玉葬花，千古一景。她怕花污，盛于绣囊，套了棺槨，执了花铲，找块洁净之地安葬，三百六十八字《葬花吟》盛况空前。再看寻常人家，死了护院狗，一律开膛破肚，鼎沸调和，极尽残忍之至。对于万物灵长的人类，除了一己之身，其它生灵都是人世间的碗菜，任我剥皮任我剜。何况饥荒之年，人命尚不能眷顾，炖了吃乃是替天行道。两相对照便不难理解，易“枯”为“残”，其实是曹侯对生命的观照与悲悯，是情怀与风骨，是对黛玉灵魂的透视与写实。黛玉，大观园里生活最沉重却最清醒的女子，恰恰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真正关怀者。

秋日荷莲，或折或弯，或逸或斜，与阳光白水为伴。水上一半，水中一半。一半是理想，一半是作为。水上的气定神闲，如絮如握；水中的空灵似梦，镜花月影。它们在池塘里修成正果，圆满自己，让你屏声静气不忍拂抑；它们在死亡将近时抒写生机，把残缺重铸完美。万千荷莲，没有一枝重复，更没有一丝塞滞，个个通透无比。即便面临朔风凛冽的胁迫，也要在枯萎前把自己圆满成一个不可复制的洁净生命，把一个苍凉的秋装扮得生机勃勃，旋律跌宕。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苏子的“人间如梦”人生若旅，已没有了魏晋那种人生短暂，盛年不再的悲哀，无关乎个人生命长短，而是整个人生意义的问题。是秋夜里的蛩鸣，尘世里的灯光，与我们同频共振，照亮我们的余生。换而言之，“残”

“枯”所表达的情感，不是激昂热烈、振聋发聩的，而是理智平静，醒悟且深刻的。正如日本散文家东山魁夷在《一片树叶》中所说的：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

白石老人的笔下，从来都不曾有传统画家所传递的落魄、颓废、悲伤的情绪，他的一瓜一果一虾一菜，让人感受到秋天硕果丰盈满心欢喜。如果他画了残荷，也一定是借以表达对收获季节的乐观享受和对人生晚霞的颂扬，因为他明白，流星的动人，在于陨落即是盛开。

我不知道节俭是不是一种家风？更不知道母亲的节俭是不是从外婆外公那里传承过来，而外公、外婆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记忆中，母亲常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是“吃不穷、穿不穷，不会当家一辈子穷”。也许是家里家大口阔人多劳少，队里分的粮油和布票总不够吃穿的缘故，每天母亲都得为一家人的吃饭穿衣而操心，哪怕是一粒米、一颗饭，在母亲的眼中，都如同金子般的珍贵，是万万不能浪费的。有时母亲在淘米，米缸外不小心撒落了几粒米，母亲会赶快将它捡起，吃饭时看到谁的碗中还有一粒剩饭母亲也让我们全部吃下，并且会赶快说出那句她此生唯一会背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知道母亲只从哪里学到的这句诗的，并且恰到好处地用在了这里，有时我会非常好奇，故意问笑着说一句：“妈，你怎么知道这句诗的，你又不识字？”母亲则会笑着反问：“不识字，就不能学。”我知道，母亲在解放初期的扫盲班上过几天学的。而母亲这句唯一的诗句，也是我最早学到的古体诗词，到今天都一直教育着我珍爱粮食和节俭的好习惯。

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我们国家缺衣少食困难时期，母亲除了拥有节俭法宝，还有双让人羡慕的巧手，也不致使全家人忍饿挨冻度过那个特殊的年代。

那时家里人多，父亲又常年在外工作。母亲除了要操心全家人的吃饭问题，还得想办法解决一家人的穿衣难题。因此，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母亲便会让哥哥们从楼上搬下我家那台不知何时就有的纺棉纱的纺车，放在堂屋紧靠北墙的地方，每天的晚饭后过，母亲便点燃那盏污渍斑斑的油灯，将前几天请人弹好的棉花，用手搓成如麻花一般粗细细长的棉条，摆放在那个小小的柳编条织成的小筐里。此时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把手，随着纺车的飞快旋转，左手拉着细长的棉线，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母亲纺线的样子，感觉很神奇，总想着个明白。

当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纺线车发出嗡嗡的声响，很快一根长长的棉线在母亲的手中捻了出来，轻轻地缠绕在纺车的滚筒之上。有时我会陪在母亲的旁边，借助煤油灯昏暗的灯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时则是陪在母亲的身边，听母亲说些“纺线、纺线，慢慢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她不知从哪来学来歇后语的词句。

我知道，那纺出来的一坨坨棉线，只有攒足到一定的数量，才能织出全家人每一件家织布衣服的棉纱。

母亲经过几个月不知疲倦的日夜纺线，总算攒足了到小集市上的小店铺才织成一块块粗糙的家织棉布，那布匹灰白且粗糙，还有些细小的黑点。虽然那布匹并不美观，但它却能解决全家人的穿衣问题，母亲那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使全家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免于挨冻，同时也从小就使我们养成了一种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母亲除了勤俭持家和自己动手的生活习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对盲人爷爷生活的照顾更是令我记忆犹新。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除了队里的劳动，全家人的洗衣做饭，照顾好爷爷的生活起居就成了母亲不可推脱的责任。每天，天还刚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了，自己简单地洗漱过后，首先就是倒掉爷爷的便盆，然后是一日三餐，哪怕是队里和家里的事再忙，母亲也会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爷爷的手上。爷爷双目失明，加上年纪又大，有时也有找不到便盆或来不及弄脏身上的衣裤，当母亲知道后，便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换洗。我清楚地记得，爷爷很不好意思时，犹生气地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门。母亲则在旁边极力地劝慰爷爷，笑着说：“别生气，别生气，这有什么，帮你洗洗就是了！”而爷爷也会说：“我怎么不死，老麻烦你和害你呀！”

立和孝敬老人母亲也经常对我们说，爷爷这一辈子不容易，因祖去世得早，爷爷又当爹又当妈，操劳一辈子，也没有享过什么福，我们必须要善待老人，谁都有老的那天。那时，我只能似懂非懂的点头称是。

就这么，一晃多年，母亲对爷爷总是那么尽心尽意地照顾，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前天，爷爷突然说想吃一碗肉汤。在那买肉凭票的年代，母亲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还是找队里的一位叔叔家借到一斤肉票，于当天的早上赶往公社的食品商店，买回了一斤猪肉，晚上让爷爷喝到了他此生最后的一碗肉汤，让爷爷满足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现在母亲也去世好多年，而母亲节俭持家、自立、孝敬老人的品德，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孩子，他们身上也很少看到一些现在年轻人的攀比、浪费与不孝敬老人的陋习，他们一直以节俭、自强自人为自豪和骄傲。

莲藕，我也熟悉这种味道，我还只是动了动筷子，这种莲藕这种味道就已经在我的舌头上化开了。我站了起来，我再次用筷子去夹。母亲笑着说：用汤瓢更顺手。我于是又拿起汤瓢，莲藕的汤色就更像嫩皮的颜色了，这就是藕色，一种纯天然的色彩！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弄虚作假。藕色的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泡，一些油泡开心地隐没不见了，一些油泡又高兴地跳出来。父亲在我夹莲藕的时候已经舀了一碗汤。我刚才把莲藕舀到碗里，就听见父亲洪亮的声音说：“过年吃一碗安和汤，一年都平安和和。”我更加兴奋了，我真想请韩英也来喝一碗莲藕汤。我绝对相信韩英是喝过这种莲藕汤的。韩英也肯定说，我们这里把莲藕汤又叫做安(ang)和(huo)汤，用方言读出来更是别有一番韵味。我喝了一口莲藕汤，汤中有一丝丝细腻的粉粒从嘴里滑过；一瓣一瓣酥软的莲藕也随着浓汤来到嘴里，咬一口就痛快地化开。莲藕不动声色地启发着身心，我陶醉了。我还能感觉到白色的油泡在舌头上生灭又灭，油泡再多也不会油腻，莲藕早就把骨髓的油腻化尽了。我又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块莲藕，我不能让莲藕在筷头上化开，我只能让莲藕在舌尖上化开，我希望我的舌尖上也能盛开一朵莲花！粉扑扑的莲藕汤胜过纯净草原上的酥酪，也胜过广寒天宫中的甘露。我仿佛看见，莲藕汤有如一首歌谣在故乡的大地升起，在广袤的湖区水乡久久飘扬，在人们的心头久久飘香。母亲挽了挽我的脸，笑着说：“不冷了？”我大声说：“早就冷了！”当我不得不放下汤碗的时候，已经是转钟一点多钟了。我明天还可以喝到莲藕汤，我带着甜蜜的想望上床，我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莲花一年年开过，我期待有一天还能看到儿时的莲花，还能吃到儿时的莲藕汤。野生莲藕的种子始终都在泥土里，野生莲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或许明年野生莲藕就能长出新芽。

言传身教留家风

□ 杨朝贵

夏日嗦螺蛳

□ 安顿

我们老家有一句民谚：“嗦螺蛳吃酒，螺蛳赶来不肯走。”这句民谚生动地形容了螺蛳的至臻美味，纵或有强盗来家，食螺人亦舍不得弃螺而逃，大有“要吃不要命”之大气概，其受百姓喜爱可想而知了。

“青黉石头，卷筒门楼，小娘子出门，芭蕉扇盖头。”你猜得出这个谜底吗？——那就是螺蛳。至今还记得母亲用茴香煮螺蛳，装在小碗里，叫我们几个弟弟妹妹用小笠子挑着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弟生活的小村子里，河塘沟汉星落棋布。清晨，雾岚缥缈，水墨氤氲，墙芦斑驳，孤蒲雁鸣，渔翁苍劲，一派古风意蕴。此地水草丰美，在河底有蚌蚶螺蛳及小虾小蟹小杂鱼来回游弋寻找食物；在腐殖质较多的水田、水沟里，随处可见螺蛳的身影。它们的环壳上长着青苔，懒洋洋地一动不动。

在水田里，我打赤脚，将带来木盆浮在水面，然后弯腰摸螺蛳，摸一个丢一个在盆里。不需要很长时间，盆子就满了。拍回家的时候，内心很满足。

有时走到水沟边，亦要挽起裤角下水，将一个比较大的螺蛳抓起来，丢到竹篓子里。当我走到另一处时，放竹的舅舅叫我赶快进去抓螺蛳，他说草上的螺蛳挨挨挤挤，捡都捡不完。我刚踏进草丛，有些螺蛳受到惊吓，便松开了吸盘，滚到水里去了。我有些着急，赶快蹲下去捞了一缕缕粗草顺着，一个个螺蛳便滚落在了草根上。它们的盖子（螺壳壳壳口圆片状的盖）缩到壳里。我抓住竹篓子，将它们全部抓了进去。

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摇晃着，提一篓子螺蛳回了家，倒在缸里，再加上满满的水里，撒一点食盐，让它们吐出肚子里的泥浆。几天后，母亲洗干净螺蛳，再切好葱段、姜片、蒜末、青椒条等，一起加入铁锅里爆炒。十几分钟后，锅里热气腾腾，香气在灶头萦纤、飘荡，弥漫到屋外。闻到香气，馋得我流下了哈喇子。拿开锅盖，拈一只轻轻一嗦，那软韧而鲜辣的螺肉就滑进口中，鲜味爆棚，攻陷唇舌。

夏日黄昏，野鸟啾啾，小风清凉，一家人摆起木桌，坐在树荫下嗦螺蛳，心情欣悦。母亲草草吞了几口饭，摇着蒲扇，为我们驱赶着蚊子。我嫌天气有些热，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运足中气，嗤溜嗤溜地吸螺蛳，细腻、滑爽、鲜甜，在舌尖上跳跃的是水云间的原汁原味的美食。嗦之有肉，欲罢不能。“嗦溜”“咪咪”，场面很热闹。兄弟姊妹们各自用手抓了吃，弄得手上和嘴上全是油，你看我，我看看你，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最近我看了陈晓卿著的《至味在人间》，其中写道：“同桌一位当地的女性同行，伸出纤纤玉手，用前三个指头拈住一颗螺蛳，轻轻靠近唇边，两颗微微一颤，指尖便只剩下一只空壳……整个过程就像打了一个飞吻，轻俏又不失优雅……”她有这门绝技，可以称之为“食神”了。

还有一种吃法，是用酒糟泡螺蛳。制法很简单，将洗净的螺蛳，切好的葱、姜、蒜等倒入钵子里，挖两勺糯米酒糟加入，再放入冷

莲藕汤

□ 田原瑛

这就像人一样，我本来生长在乡村，皮肤黑就是我的本色，如果白白净净的，反倒不是我自己的。莲藕出自于污泥，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像石灰一样白，像石灰一样白的莲藕就是她不烂的莲藕。母亲把莲藕清洗干净之后，就用刀斜着切开莲藕，莲藕切出很宽的斜面，这样更容易炖烂。母亲炖莲藕汤用的一口厚厚的粗砂锅，砂锅表面清楚地看到烧结在一起的砂砾。砂锅不可以貌相，这样的粗砂锅炖出来的莲藕汤才格外好喝。母亲把脊骨放在下面，莲藕放在上面，一次性加入冷水，水刚好没过莲藕。先用旺火烧开，再用文火炖一个晚上。过了这个美好的晚上，浓稠的莲藕汤就绽出笑容了。

我们这里的年夜饭都是中午十二点前吃的，吃年夜饭之前要关上大门。关上大门是有讲究的，这是关上财门，把财留在家中。我最喜欢吃年夜饭了，想吃点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吃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吃到什么时候。父母还有一个劲地笑着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好菜呢。其实我已经吃得够慢了，我也吃得够多了。过年的气氛真好，只有好东西吃，没有批评说，更不会有“家伙”吃。过年就是儿时的天堂，安全而又快乐。吃年夜饭，吃晚饭上的饭，还是没有喝到莲藕汤。莲藕汤是晚上喝的，电影也是晚上看的，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晚上等着我，这个晚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晚上了。

晚上终于来了，比以前所有的晚上都更黑更冷，但也更激动人心。心里是亮堂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我飞也似地来到露天放映场。露天放映场的电灯雪亮，密密麻麻的人挤在一起自然

组成欢乐的海洋，寒冷的夜空中也有多余的热情在洋溢。我站在人群中，我更是快乐的一份子。今天放映的电影是《洪湖赤卫队》，这是意外之喜，这部影片刚刚恢复放映，我们还只听说过，今天居然看到了。而且这部片子还是彩色片，我们以前看的电影可都是黑白片啊。过年的惊喜竟有这么多！电影眨眼就看完了。人们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心里忐忑不安，今天过年，不可能这么快就散场了。师傅开始上片了，人群中一阵喧哗声，这是快乐的声音。接着放映的是《红色娘子军》，也是彩色影片。这更是意外之喜了，这部影片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红色娘子军》也很快了，这也没免太快了。天其实已经不早了，但人们还是不肯离开。有的人喊了起来，还要看电影。最后还是村支书发话了，把这两部影片再放映一遍。人们欢呼起来，快乐的海洋汹涌澎湃。重放的两部影片也放完了。我其实很想再放一遍，但没人听我的，我也只得回家了。我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已经完全忘记莲藕汤了。

我回到家中，家里热气腾腾。父亲坐在树兜燃起的火堆旁。树兜刚开始燃烧，大火只是在引火的树枝上燃烧，树兜的身上还看不到隐隐的红色火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我听到了莲藕汤咕嘟咕嘟的笑声，我这时才想起来还有更好的“电影”，这场“电影”我是主演，我自己参与其中。母亲把菜都端上桌子，我们满怀喜悦地坐到桌子边上。我用汤瓢舀了一瓢汤，一瓢汤就是大半碗了；我又用筷子夹一块莲藕，莲藕在筷子上碎了，又散落到汤锅中。我的心里一热，我熟悉这种

莲花一年年开过，今年的莲花已经不是往年的莲花。过去的莲花大都是野生的，是在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在的莲花有了杂交种，是人工栽培出来的。人工栽培的莲藕更白净也更丰满，就像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女子；但莲藕从来都不是用来看的，得好吃才行。杂交莲藕不烂，吃进嘴里特别不是滋味，咬也是咬得动，但绝对不是吃莲藕，更像是吃炖过的橡皮；正因为炖过，所以莲藕的脆劲也炖没了。杂交莲藕的汤色也变了，是一种固执的土红色，这样的土红色总是让人心神不定。吃这样的莲藕是很难受的，尤其是我们吃这些吃过野生莲藕的人，嘴巴早就被野生莲藕惯坏了；吃着杂交莲藕，心里想着野生莲藕，牙齿咬一下，心就要抽搐一下。伤心之余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这种莲藕汤了。发誓归发誓，看见莲藕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去，还心存侥幸地问：“这莲藕炖不炖得烂？”卖莲藕的总是说：“炖得烂，只是价格很贵很多。”潜台词是：你不一定舍得花钱，你不一定吃得起这么贵的莲藕。我其实更希望这就是炖得烂的莲藕，只要炖得烂，再贵也值得。我又一次又一次把贵得离谱的莲藕买回家，用砂锅炖，用高压锅炖；还心血来潮买回藕煤炉子，用文火炖一个通宵；但莲藕还是像橡皮一样不发生丝毫的改变。

既然我不能改变杂交莲藕，就只能改变自己了。我到回忆中去品尝野生莲藕的滋味，这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在美好的回忆中，让心灵在莲藕汤中尽情地翻滚，让身心在莲藕汤中甜蜜地震颤，也算是又吃了一回野生莲藕。

我记忆中的莲藕汤与农场上的电影连在一起。当时乡村活跃着一支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放映队轮流到各个村放映电影。我们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今晚哪里有电影。知道今晚有电影心里就装满了期待，人也变得勤快起来，赶紧做完作业，赶紧做完父母规定的家务，迫不及待地向着